

缪忆纬 著

香蕉孩子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在美国小朋友的眼里，我的皮肤是黑的，头发是黑的。还会写几个中文字；但爸爸妈妈老说我就像香蕉那样是青皮红心，外面看着是个中国人，可骨子里却是个美国人！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真是不明白。

缪忆纬 著

香蕉孩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蕉孩子 / 缪忆纬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12
(长大成人)
ISBN 7 - 5324 - 4308 - 6

I. 香… II. 缪…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142 号

香 蕉 孩 子

缪忆纬 著

陈 新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骞 美术编辑 赵晓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5.75 插页 4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79,00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 - 5,100

ISBN7 - 5324 - 4308 - 6/I · 1776(上) 定价: 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成长体验的真实记录，旨在带给家长和孩子对成长岁月的感悟和知识。全书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故事和具有启发性的思维方式，用优美的散文语言，叙述了一对在美国长大的黄皮肤姐弟情感的需要和心灵的渴望，有趣的故事背后，反映出的是中西文化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差异和碰撞，相信对中国的父母颇有启迪。

我到底是谁(代序)

邵司晨

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真不明白。在美国小朋友眼里，我是个中国人，我的皮肤是黄的，我的头发是黑的，我会说汉语，我还会写几个中文字。还有我的功课好，是个书呆子。可我在爸爸、妈妈的眼里倒像个美国人，我讲地道的英语，我不肯学中文，我读书不用功。他们老说我就像香蕉那样是黄皮白心，外面看看是个中国人，可骨子里却是个美国人。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真是不明白。

我是中国人，当然啦，我是中国人，我的爸爸、妈妈是从上海来的，我生在上海，四岁时才来美国的。

我喜欢是个中国人，真的，中国很大，也很神秘。老师上课讲到中国时，就会让我上去在黑板上写几个中国字，小朋友们都觉得我很了不起，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得意。有一次老师说我们那里有一条街修了五年还没修好，中国那么伟大的长城也只用了五年就筑好了，我听了自然

很自豪。不过老师又说，为了修长城，死了五十万中国人，我有点难受，也觉得怪没面子的。我喜欢学中文，如果是有意思的课文。我喜欢好看的中国电视剧，像《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虽然我得看上面的英文字幕才看得懂。

我不喜欢是个中国人，真的。我不喜欢爸爸、妈妈说来说去就是让我好好读书，以后申请奖学金上好大学，找一份有高工资的好工作，做医生，当律师。我的美国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就从来不这样对他们说。有的小朋友长大了想唱歌，也有的想做运动员，我有一个朋友说她长大了去替人养马，她太喜欢马了。我和妈妈说了，妈妈说这没有出息，还让我以后少和她玩。我还有个朋友说她以后就想做家庭妇女，生很多小孩，她在家带小孩。我没有告诉妈妈，妈妈知道肯定会说她也是没出息的。我不喜欢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大声讲话，就是在公共场合都这样，让人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也不喜欢上中文学校，每次去都是千篇一律地学一课新课，写生词，背课文，那课文没意思极了，什么王二小的故事，孔融让梨的故事，真是傻傻的。我不喜欢看到中国人穿得很漂亮地去参加派对，却不化妆，或者是化妆化得很难看，还有他们的头发老是乱乱的，

让人看了很不舒服。

我是个美国人，当然啦，我是美国人，我在美国的时间比在中国的时间长，我的英文比中文好，我知道美国比知道中国多，我的家在美国，除了看小时候我在中国拍的照片，对中国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喜欢是个美国人，真的。美国读书不是那么累，美国老师也不会用小朋友的成绩来排名次，美国老师不会把小朋友比来比去。美国上学没有那么多升学考，也不用去上那么多补习班。美国的家比上海的家大得多，在美国我有自己的房间，我可以在我房间门口贴上纸条，就是爸爸、妈妈进来也要先敲门，美国学校的设备比上海学校的好，美国每个地方都有空调，不怕冷，不怕热。

我又不喜欢是个美国人，我讨厌美国小朋友老骂我是书呆子，说我是老师的宠物，就因为我的体育不是很好，就因为我不懂美式足球。我也不喜欢他们总是嘲笑我是妈妈的小宝贝，就因为我的小提琴拉得比他们好一点，还有我每天要练半小时的钢琴，虽然妈妈总是为我不用功练琴而生气。

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真是不明白。我是

个中国人，可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像；我是个美国人，可和真正的美国人又不一样。我天天吃大米饭、中国菜，可我更喜欢吃麦当劳的汉堡包和比萨屋的比萨饼。我不吃爸爸、妈妈爱吃的皮蛋、咸菜，可我也不吃美国人最喜欢的忌司。我不能理解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吃带头的鸡、连骨的鱼，我也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爱嚼一块一块的奶酪，爱吃一个一个生的蘑菇。我不喜欢爸爸、妈妈老当我是小孩，什么都要管，就连上学穿什么衣服都要他们说了算；我也不喜欢美国的爸爸、妈妈什么都不管，大冷天穿短裤上学的小朋友也经常会看到。妈妈生我气的时候总是说：“我再不管你了，以后的路是你自己走的，我们做父母的又不能包一辈子。”我想我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或许爸爸、妈妈不会太满意，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的，自己走的。

我到底是谁？很多时候我也真是不明白，不过我知道，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美国人都这样说。

目 录

我到底是谁(代序)	1
香蕉孩子	
香蕉孩子	2
报警电话	8
过夜派对	13
电影与吧	18
名牌流行	25
疯狂网路	31
尿裤难脱	37
语言进化	41
美式牙医	47
厌学中文	52
我的理想	57
姐弟之间	
不要弟弟	64
手足之情	69
绊脚石	74
姐弟亲情	80



生日礼物	85
姐姐的笔	90
患败血症	96
爱弟心切	101
教育有方	106
圣诞老人	111

老妈心声

终身职业	118
老大老二	125
男女有别	130
步步退守	135
形象监管	142
酷妈苦妈	147
严父慈父	152
公平难执	157
何时长大	163
鸿沟筑桥	168



香蕉孩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香蕉孩子



十年前，我抛夫弃女独自一人背乡离井来美国时，女儿才三岁半，本约好，到美国后先将老公接出，两个人好好打拼一番，然后或衣锦归乡，或落地生根，等生活安定了，再把女儿接回自己身边。

那时出国算是一件大事，亲戚朋友还有单位领导、同事，都会来送行，虹桥机场都被送行的人挤满了，机场就把候机大厅的门给关了，只有出国的人可以入内。

我进了门，隔着玻璃门与送我的亲友挥手告别，鼻子就有些酸酸的想哭，我强忍着，这条路是自己决定走的，前后奔波了有两年，才得以跨出国门，我不要流泪。

女儿隔着玻璃门要妈妈，她看得见妈妈却碰不到妈妈，哭了。

我拍着玻璃，咬着嘴唇安慰她，她的一双小手贴上我的手，我的手沿着玻璃往下移，她的手





贴着我的手跟着往下移。然后，她的手往上爬，我的手也跟着她往上走，就这么我们手贴着手，隔着玻璃上下移来移去，女儿破涕笑了，我的泪再也止不住，哗啦啦泻下来。我知道，我人走了，却把心留给了女儿，除非我们全家团聚，不然，我总也是个破碎之人。

妈妈来信说，他们回到家，女儿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闷了很久。晚上丈夫回家，第一次，她不要呆在外婆家，非要和爸爸一起回家。

老公来信说，从来不怎么要他的女儿现在和他寸步不离，再怎么诱人的东西、好玩的地方，只要听说要离开爸爸，她马上就不干了。

妈妈来信说，三八妇女节，女儿在幼儿园表演节目，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去。她看到外婆



去，就去推外婆，说不要外婆，不过，孩子挺懂事，没吵着要妈妈。

也许女儿直到这时才知道，美国其实不是她想象中不远处的高楼，而是她根本看不见，也走不到的很远很远的地方。

读一次信，我哭一次，哭得稀里哗啦时，我就下一次决心，再苦再累再困难，只要老公出来，就一定要把女儿带来，直到那决心坚如磐石了，我写信告诉老公，我们把女儿一起带来吧。

老公来信说，知夫者唯妻也。

于是老公将剩下的大半个家，扛在肩上，牵在手上，来了美国。

机场上看到分别近半年的女儿，抱着个和她个头差不多高的洋娃娃，拉着爸爸的衣角，眼睛紧紧盯着我怯生生向我走来，走到我面前，停住了，我抱她，她不挣脱，却没叫我妈妈，我又哭了，她能适应美国的生活吗？

暑假过后，我们送她去幼儿园，十八个月就去了托儿所的女儿对去幼儿园，很兴奋，可四岁的孩子如何能想到，她说的话别的小朋友不懂，小朋友的话她也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和老师说上厕所，也不懂得老师对她说什么，只去了一天，她就哭着再不愿去。



每天送她去幼儿园，她紧紧拉着我的衣服，不肯再往前迈一步，我想哭，强忍着，狠心送她进去，看着她不住抽泣，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是不是不该带她来美国，她才四岁，就让她独自一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打拼，是不是有点太残忍？

终于，老师告诉我，她听得懂简单的话了，她知道怎么上厕所了，她在幼儿园敢喝水了。终于，女儿去幼儿园时，轻轻松松和我说再见了。终于，我看她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有玩了。我终于放心了。

有一天，从朋友那里借来一套《西游记》的录像，这曾是女儿最喜欢的电视剧。看不久，女儿问我：“妈妈，什么叫师父？”

我的心禁不住抽了一下，我这土里土气的黄毛丫头，里面开始漂白了，虽说只有一点白，却让我看到了它周边的弥散力，很强很快。

什么时候开始，她讲不出一句完整的中文句子。什么时候，她话里的英文竟多过了中文了。什么时候，她开始埋怨家里的冰块做得太少。什么时候起，她口口声声对我们说，我们美国人，你们中国人。真的，从什么时候起，我统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小女孩，那个我整天担心



如何适应美国生活的土豆似的小女孩，就这么渐渐地，又像在一瞬间，变成了一根香蕉，外面看着是个地地道道的黄肤黑发亚洲小女孩，可骨子里却是个彻彻底底的美国小女生。

欣慰吗？是的，当我们踏上这条西行之路时，我们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孩子在异国他乡的挣扎，困惑，痛苦。如今，她的自信让我欣慰。



只是，人总是那么矛盾着，看到她学中文时痛苦讨厌的样子，看到她不敢和在上海的外公外婆打电话，看到她拿着表兄表姐写给她的信，却不懂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又担心了，这孩子，再怎么地，她的根总是在地球的那一边，那边毕竟有梦牵魂系的我的故乡啊，人失去了根又如何生存？



可她答得挺自在：“妈，不要为我担心，中国是根，爸爸、妈妈就是茎，你们这根茎伸到美国来长叶子，我们就是叶子，只要有爸爸、妈妈，我们什么也不怕，只想着快快长，根不能触到天，根离我太远，我没时间在乎。”

一下子，我觉得自己好伟大。



儿子是在美国生的，没包过蜡烛包，我也没坐过月子，出生七十二小时，社安局的人亲自给他送来了社安号，出院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带

他去旺马给他买尿布，买奶粉。他最喜欢说的中国话是：“我是美国鬼子，妈妈是中国鬼子。”不过有两天例外，一天是春节，他是中国鬼子，所以可以拿红包。还有过了美国生日，他还要过中国生日，因为他真是个百分之百的中国鬼子。过中国生日时，他闭着眼咽下几根大排面，接着就是开包看爸爸妈妈送什么生日礼物。这时，他会搂着我的脖子甜甜地说：“我真的，真的是个中国鬼子。”

我的外黄内白香蕉似的两个孩子，怎么爱你们，我都觉得不够。

